



續編  
一二

~ 16  
3061  
17





門 16  
號 3061  
卷 17

早稻田大學圖書館  
昭和 35.10.17 購  
藏 書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二十六

續編



嘉靖六年四月  
刻文錄於廣德  
(三四)  
始刻于嘉靖五年  
再刻(同三十六年三五二)

德洪葺 師文錄始刻于姑蘇再刻于越再刻于  
天真行諸四方久矣同志又以遺文見寄俾續刻  
之洪念昔葺師錄同門已病太繁茲錄若可緩者  
既而伏讀三四中多簡書墨跡皆尋常應酬瑣屑  
細務之言然而道理昭察仁愛惻怛有物各付物  
之意此師無行不與四時行而百物生言雖近而  
旨實遠也且師沒既久表儀日隔苟得一紙一墨



如親面覲。況當今師學大明。四方學者。徒喜領悟之易。而未究其躬踐之實。或有離倫彝日用。樂懸虛妙。頓以為得者。讀此能無省然激衷。此吾師中行之證也。而又奚以太繁為病邪。同門唐子堯臣。僉憲吾浙。嘗謀刻未遂。今年九月。虬峰謝君來按。吾浙。刻師全書。檢所未錄。盡刻之。凡五卷。題曰文錄續編。師弟子王正億。嘗錄陽明先生家乘。凡三卷。今更名世德紀。并刻於全書末卷云。隆慶壬申。一陽日。德洪百拜識。

嘉靖四十五年刻文錄續編成(三五、四)

親民堂記(七) 參看 要理二

大學問

吾師接初見之士。必借學庸首章。以指示聖學之全功。使知從入之路。師征思田。將發先授大學問。德洪受而錄之。

大學者。昔儒以為大人之學矣。敢問大人之學。何以在於明明德乎。陽明子曰。大人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者也。其視天下猶一家。中國猶一人焉。若夫聞形骸而分爾我者。小人矣。大人之能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也。非意之也。其心之仁。本若是。其與天地萬物而為一也。豈惟大人。雖小人之心。亦莫不然。彼顧自小之耳。是故見孺



子之入井而必有怵惕惻隱之心焉。是其仁之與孺子而爲一體也。孺子猶同類者也。見鳥獸之哀鳴斲鯨而必有不忍之心焉。是其仁之與鳥獸而爲一體也。鳥獸猶有知覺者也。見草木之摧折而必有憫恤之心焉。是其仁之與草木而爲一體也。草木猶有生意者也。見瓦石之毀壞而必有顧惜之心焉。是其仁之與瓦石而爲一體也。是其一體之仁也。雖小人之心亦必有之。是乃根於天命之性而自然靈昭不昧者也。是故謂之明德。小人之心既已分隔隘陋矣。而其一體之仁猶能不昧。

若此者是其未動於欲而未蔽於私之時也。及其動於欲蔽於私而利害相攻忿怒相激則將戕物圯類無所不爲其甚至有骨肉相殘者。而一體之仁亡矣。是故苟無私欲之蔽則雖小人之而其一體之仁猶大人也。一有私欲之蔽則雖大人之而其分隔隘陋猶小人也。故夫爲大人之學者亦惟去其私欲之蔽以自明其明德復其天地萬物一體之本然而已耳。非能於本體之外而有所增益之也。曰然則何以在親民乎。曰明明德者立其天地萬物一體之體也。親民者達其天地萬



物一體之用也。故明明德必在於親民。而親民乃所以明其明德也。是故親吾之父。以及人之父。以及天下人之父。而後吾之仁。實與吾之父。人之父。與天下人之父。而爲一體矣。實與之爲一體。而後孝之明德始明矣。親吾之兄。以及人之兄。以及天下人之兄。而後吾之仁。實與吾之兄。人之兄。與天下人之兄。而爲一體矣。實與之爲一體。而後弟之明德始明矣。君臣也。夫婦也。朋友也。以至於山川鬼神鳥獸草木也。莫不實有以親之。以達吾一體之仁。然後吾之明德始無不明。而真能以天地

萬物爲一體矣。夫是之謂明明德於天下。是之謂家齊國治而天下平。是之謂盡性。曰。然則又烏在其爲止至善乎。曰。至善者明德親民之極則也。天命之性粹然至善。其靈昭不昧者。此其至善之發見。是乃明德之本體。而卽所謂良知者也。至善之發見。是而是焉。非而非焉。輕重厚薄。隨感隨應。變動不居。而亦莫不自有天然之中。是乃民彝物則之極。而不容少有議擬增損於其間也。少有擬議增損於其間。則是私意小智。而非至善之謂矣。自非慎獨之至。惟精惟一者。其孰能與於此乎。後



之人。惟其不知至善之在吾心。而用其私智。以揣摸測度於其外。以爲事事物物各有定理也。是以昧其是非之則。支離決裂。人欲肆而天理亡。明德親民之學。遂大亂於天下。蓋昔之人。固有欲明其明德者矣。然惟不知止於至善。而驚其私心於過高。是以失之虛罔空寂。而無有乎家國天下之施。則二氏之流是矣。固有欲親其民者矣。然惟不知止於至善。而溺其私心於卑瑣。是以失之權謀智術。而無有乎仁愛惻怛之誠。則五伯功利之徒是矣。是皆不知止於至善之過也。故止至善之於

明德親民也。猶之規矩之於方圓也。尺度之於長短也。權衡之於輕重也。故方圓而不止於規矩。爽其則矣。長短而不止於尺度。乖其劑矣。輕重而不止於權衡。失其準矣。明明德親民而不止於至善。亡其本矣。故止於至善。以親民而明其明德。是之謂大人之學。  
曰。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其說何也。曰。人惟不知至善之在吾心。而求之於其外。以爲事事物物皆有定理也。而求至善於事事物物之中。是以支離決裂。錯雜紛紜。而莫知有



一定之向。今焉既知至善之在吾心而不假於外求。則志有定向。而無支離決裂錯雜紛紜之患矣。無支離決裂錯雜紛紜之患。則心不妄動。而能靜矣。心不妄動。而能靜。則其日用之間。從容閒暇。而能安矣。能安。則凡一念之發。一事之感。其爲至善乎。其非至善乎。吾心之良知。自有以詳審精察之。而能慮矣。能慮。則擇之無不精。處之無不當。而至善於是乎可得矣。

曰物有本末。先儒以明德爲本。新民爲末。兩物而內外相對也。事有終始。先儒以知止爲始。能得爲終。一事而首尾相因也。如子之說。以新民爲親民。則本末之說。亦有所未然歟。曰終始之說。大略是矣。卽以新民爲親民。而曰明德爲本。親民爲末。其說亦未爲不可。但不當分本末爲兩物耳。夫木之榦。謂之本。木之梢。謂之末。惟其一物也。是以謂之本末。若曰兩物。則既爲兩物矣。又何可以言本末乎。新民之意。既與親民不同。則明德之功。自與新民爲二。若知明明德以親其民。而親民以明其明德。則明德親民。焉可析而爲兩乎。先儒之說。是蓋不知明德親民之本爲一事。而認以爲兩事。是以雖知本



末之當爲一物而亦不得不分爲兩物也。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以至於先修其身，以吾子明德親民之說通之，亦既可得而知矣。敢問欲修其身以至於致知在格物，其工夫次第又何如其用力歟？曰此正詳言明德親民止至善之功也。蓋身心意知物者，是其工夫所用之條理，雖亦各有其所，而其實只是一物。格致誠正修者，是其條理所用之工夫，雖亦皆有其名，而其實只是一事。何謂身心之形體運用之謂也？何謂心身之靈明主宰之謂也？何謂修身爲善而去惡之謂也？吾身自

能爲善而去惡乎？必其靈明主宰者欲爲善而去惡，然後其形體運用者始能爲善而去惡也。故欲修其身者，必在於先正其心也。然心之本體則性也，性無不善，則心之本體本無不正也。何從而用其正之之功乎？蓋心之本體本無不正，自其意念發動而後有不正，故欲正其心者，必就其意念之所發而正之。凡其發一念而善也好，之真如好好色，發一念而惡也，惡之真如惡惡臭，則意無不誠，而心可正矣。然意之所發，有善有惡，不有以明其善惡之分，亦將真妄錯雜，雖欲誠之，不可得而



誠矣。故欲誠其意者，必在於致知焉。致者至也。如云喪致乎哀之致，易言知至至之。知至者知也。至之者致也。致知云者，非若後儒所謂充廣其知識之謂也。致吾心之良知焉耳。良知者，孟子所謂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者也。是非之心，不待慮而知，不待學而能，是故謂之良知。是乃天命之性，吾心之本體，自然靈昭明覺者也。凡意念之發，吾心之良知，無有不自知者。其善歟，惟吾心之良知自知之。其不善歟，亦惟吾心之良知自知之。是皆無所與於他人者也。故雖小人之爲不善，既已無所不

至，然其見君子，則必厭然<sup>敬</sup>揜其不善而著其善者，是亦可以見其良知之有不容於自昧者也。今欲別善惡以誠其意，惟在致其良知之所知焉爾。何則？意念之發，吾心之良知，既知其爲善矣，使其不能誠有以好之，而復背而去之，則是以善爲惡，而自昧其知善之良知矣。意念之所發，吾之良知，既知其爲不善矣，使其不能誠有以惡之，而復蹈而爲之，則是以惡爲善，而自昧其知惡之良知矣。若是則雖曰知之，猶不知也。意其可得而誠乎？今於良知識知之善惡者，無不誠好而誠惡之，則不



自欺其良知而意可誠也已。然欲致其良知亦豈影響恍惚而懸空無實之謂乎。是必實有其事矣。故致知必在於格物。物者事也。凡意之所發必有其事。意所在之事謂之物。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歸於正之謂也。正其不正者去惡之謂也。歸於正者爲善之謂也。夫是之謂格。書言格于上下。格于文祖。格其非心。格物之格實兼其義也。良知識知之善雖誠欲好之矣。苟不卽其意之所在之物而實有以爲之則是物有未格而好之之意猶爲未誠也。良知識知之惡雖誠欲惡之矣。苟不卽其

意之所在之物而實有以去之則是物有未格而惡之之意猶爲未誠也。今焉於其良知識知之善者卽其意之所在之物而實爲之無有乎不盡於其良知識知之惡者卽其意之所在之物而實去之無有乎不盡然後物無不格而吾良知之所知者無有虧缺障蔽而得以極其至矣。夫然後吾心快然無復餘憾而自謙矣。夫然後意之所發者始無自欺而可以謂之誠矣。故曰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蓋其功夫條理雖有先後次序之可言而其體之惟



一實無先後次序之可分。其條理功夫雖無先後次序之可分。而其用之惟精。固有纖毫不可得而缺焉者。此格致誠正之說。所以闡堯舜之正傳。而為孔氏之心印也。

德洪曰。大學問者。師門之教典也。學者初及門。必先以此意授。使人聞言之下。即得此心之知。無出於民彝物則之中。致知之功。不外乎修齊治平之內。學者果能實地用功。一番聽受。一番親切。師常曰。吾此意思。有能直下承當。只此修為。直造聖域。參之經典。無不昭合。不必求之多聞多識之中也。門人有請錄成書者。曰。此須諸君口口相傳。若筆之於書。使人作一文字看過。無益矣。嘉靖丁亥八月。師起征思田。將發門人復請。師許之。錄既就。以書貽洪。曰。大學或問數條。非不願其學之士。盡聞斯義。願恐藉寇兵。而齎盜

錢跋前

必書貽洪曰續編二九

齊天

糧。是以未欲輕出。蓋當時尚有持異說以混正學者。師故云然。師既沒。音容日遠。吾黨各以己見立說。學者稍見本體。即好為徑超頓悟之說。無復有省身克己之功。謂一見本體。超聖可以跂足。視師門誠意格物為善去惡之旨。皆相鄙以為第二義。簡略事為。言行無顧。甚者蕩滅禮教。猶自以為得聖門之最上乘。噫。亦已過矣。自便徑約。而不知己淪入佛氏寂滅之教。莫之覺也。古人立言。不過為學者示下學之功。而上達之機。待人自悟。而有得言語。知解非所及也。大學之教。自孟氏而後。不得其傳者。幾千年矣。賴良知之明。千載一日。復大明於今日。茲未及一傳。而紛錯若此。又何望於後世耶。是篇鄒子謙之嘗附刻於大學古本。茲收錄續編之首。使學者開卷讀之。思吾師之教。平易切實。而聖智神化之機。固已躍然。不必更為別說。匪徒惑人。祇以自誤無益也。

教條示龍場諸生

續編一

十

賴天



諸生相從於此甚盛恐無能為助也以四事相規聊以  
荅諸生之意一曰立志二曰勤學三曰改過四曰責善  
其慎聽毋忽

立志

志不立天下無可成之事雖百工技藝未有不本於志  
者今學者曠廢隳惰玩歲愒時而百無所成皆由於志  
之未立耳故立志而聖則聖矣立志而賢則賢矣志不  
立如無舵之舟無銜之馬漂蕩奔逸終亦何所底乎昔  
人有言使為善而父母怒之兄弟怨之宗族鄉黨賤惡

示弟立志說四七參看

之如此而不為善可也為善則父母愛之兄弟悅之宗  
族鄉黨敬信之何苦而不為善為君子使為惡而父母  
愛之兄弟悅之宗族鄉黨敬信之如此而為惡可也為  
惡則父母怒之兄弟怨之宗族鄉黨賤惡之何苦而必  
為惡為小人諸生念此亦可以知所立志矣

勤學

已立志為君子自當從事於學凡學之不勤必其志之  
尚未篤也從吾遊者不以聰慧警捷為高而以勤確謙  
抑為上諸生試觀儕輩之中苟有虛而為盈無而為有



諱己之不能忌人之有善自矜自是大言欺人者使其人資稟雖甚超邁儕輩之中有弗疾惡之者乎有弗鄙賤之者乎彼固將以欺人人果遂為所欺有弗竊笑之者乎苟有謙默自持無能自處篤志力行勤學好問稱人之善而咎己之失從人之長而明己之短忠信樂易表裏一致者使其人資稟雖甚魯鈍儕輩之中有弗稱慕之者乎彼固以無能自處而不求上人入果遂以彼為無能有弗敬尚之者乎諸生觀此亦可以知所從事於學矣

改過

夫過者自大賢所不免然不害其卒為大賢者為其能改也故不貴於無過而貴於能改過諸生自思平日亦有缺於廉恥忠信之行者乎亦有薄於孝友之道陷於狡詐偷刻之習者乎諸生殆不至於此不幸或有之皆其不知而誤蹈素無師友之講習規飭也諸生試內省萬一有近於是者固亦不可以不痛自悔咎然亦不當以此自歉遂餒於改過從善之心但能一旦脫然洗滌舊染雖昔為寇盜今日不害為君子矣若曰吾昔已如



此今雖改過而從善將人不信我且無贖於前過反懷羞澀澀疑沮而甘心於污濁終焉則吾亦絕望爾矣

責善

責善朋友之道然須忠告而善道之悉其忠愛致其婉曲使彼聞之而可從釋之而可改有所感而無所怒乃為善耳若先暴白其過惡痛毀極詆使無所容彼將發其愧恥憤恨之心雖欲降以相從而勢有所不能是激之而使為惡矣故凡訐人之短攻發人之陰私以沽直者皆不可以言責善雖然我以是而施於人不可也人

以是而加諸我凡攻我之失者皆我師也安可以不樂受而心感之乎某於道未有所得其學鹵莽耳謬為諸生相從於此每終夜以思惡且未免況於過乎人謂事師無犯無隱而遂謂師無可諫非也諫師之道直不至於犯而婉不至於隱耳使吾而是也因得以明其是吾而非也因得以去其非蓋敦學相長也諸生責善當自吾始

五經億說十三條

師居龍場學得所悟證諸五經覺先儒訓釋未盡乃隨所記憶為之疏解闕十有九月五經略編命曰億



說既後自覺學益精工夫益簡易故不復出以示人  
 洪嘗乘閒以請師笑曰付秦火久矣洪請問師曰只  
 致良知雖干經萬典異端曲學如執權衡天下輕重  
 莫逃焉更不必支分句析以知解接人也後執師喪  
 偶於廢稿中得此數條洪竊錄而讀之乃歎曰吾師  
 之學於一處融徹終日言之不離是矣即此以例全  
 經可知也

元年春王正月○人君即位之一年必書元年元者始  
 也無始則無以為終故書元年者正始也大哉乾元天  
 之始也至哉坤元地之始也成位乎其中則有人元焉  
 故天下之元在於王一國之元在於君君之元在於心  
 元也者在天為生物之仁而在人則為心心生而有者

也曷為為君而始乎曰心生而有者也未為君而其用  
 止於一身既為君而其用關於一國故元年者人君為  
 國之始也當是時也羣臣百姓悉意明目以觀維新之  
 始則人君者尤當洗心滌慮以為維新之始故元年者  
 人君正心之始也曰前此可無正乎曰正也有未盡焉  
 此又其一始也改元年者人君改過遷善修身立德之  
 始也端本澄源三綱五常之始也立政治民休戚安危  
 之始也嗚呼其可以不慎乎

元年者魯隱公之元年春者天之春王周王也王次春

折



示王者之上承天道也。正月者，周王之正月，周人以建子爲天統，則夏正之十一月也。夫子以天下之諸侯不復知有周也，於是乎作春秋以尊王室，故書王正月，以大一統也。書王正月，以大一統，不以王年，而以魯年者，春秋魯史而書王正月，斯所以爲大一統也。隱公未嘗卽位也，何以有元年乎？曰：隱公卽位矣，不卽位，何以有元年？夫子削之不書，欲使後人之求其實也。曰：隱公卽位矣，而不書，何也？曰：隱公以桓之幼而攝焉，其以攝告，故不卽位也。然而天下知隱公讓國之善，而爭奪覬覦

者，知所愧矣。曰：以攝告，則宜以攝書，而不書，何也？曰：隱公兄也，桓公弟也，庶均以長，隱公君也，奚攝焉？然而天下知嫡庶長幼之分，而亂常失序者，知所定也。曰：隱公君也，非攝也，則宜卽位矣，而不卽位焉，何也？曰：諸侯之立國也，承之先君，而命之天子，隱無所承命也。然而天下知父子君臣之倫，而無父無君者，知所懼矣。一不書卽位，而隱公讓國之善見焉。嫡庶長幼之分明焉。父子君臣之倫正焉。善惡兼著，而是非不相揜。嗚呼！此所以爲化工之妙也歟。



全書卷二十一 續編一  
鄭伯克段于鄆。○書鄭伯原殺段者，惟鄭伯也。段以弟  
篡兄，以臣伐君，王法之所必誅，國人之所共討也。而專  
罪鄭伯，蓋授之大邑而不爲之所，縱使失道，以至於敗  
者，伯之心也。段之惡，既已暴著於天下，春秋無所庸誅  
矣。書克原伯之心，素視段爲寇敵，至是而始克之也。段  
居于京，而書于鄆，見鄭伯之既伐諸京，而復伐諸鄆，必  
殺之而後已也。鄭伯之於叔段，始焉授之大邑，而聽其  
收鄙，若愛弟之過，而過於厚也。既其畔也，王法所不赦，  
鄭伯雖欲已焉，若不容已矣。天下之人，皆以爲段之惡

段  
下同

恒

在所必誅，而鄭伯討之宜也。是其迹之近似，亦何以異  
於周公之誅管蔡。故春秋特誅其意，而書曰鄭伯克段  
于鄆，辨似是之非，以正人心，而險譎無所容其奸矣。  
天地感而萬物化生，實理流行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  
和平，至誠發見也。皆所謂貞也。觀天地交感之理，聖人  
感人心之道，不過於一貞，而萬物生，天下和平焉。則天  
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恒所以亨而無咎，而必利於貞者，非恒之外，復有所謂  
貞也。久於其道而已。貞卽常久之道也。天地之道，亦惟



常久而不已耳。天地之道無不貞也。利有攸往者常之道。非滯而不动。止而不动之謂也。是乃始而終。終而復始。循環無端。周流而不已者也。使其滯而不动。止而不动。是乃泥常之名。而不知常之實者也。豈能常久而不已乎。故利有攸往者。示人以常道之用也。以常道而行。何所往而不利。無所往而不利。乃所以爲常久而不已之道也。天地之道。一常久而不已而已。日月之所以能晝而夜。夜而復晝。而照臨不窮者。一天道之常久而不已也。四時之所以能春而冬。冬而復春。而生運不窮者。一天

道之常久而不已也。聖人之所以能成而化。化而復成。而妙用不窮者。一天道之常久而不已也。夫天地日月四時。聖人之所以能常久而不已者。亦貞而已耳。觀夫天地日月四時。聖人之所以能常久而不已者。不外乎一貞。則天地萬物之情。其亦不外乎一貞也。亦可見矣。恆之爲卦。上震爲雷。下巽爲風。雷動風行。簸揚奮厲。翕張而交作。若天下之至變也。而所以爲風爲雷者。則有一定而不可易之理。是乃天下之至恆也。君子體夫雷風爲恆之象。則雖酬酢萬變。妙用無方。而其所立必有卓然



遯

而不可易之體是乃體常盡變非天地之至恆其孰能與於此

遯陰漸長而陽退遯也彖言得此卦者能遯而退避則亨當此之時苟有所為但利小貞而不可大貞也夫子釋之以為遯之所以為亨者以其時陰漸長陽漸消故能自全其道而退遯則身雖退而道亨是道以遯而亨也雖當陽消之時然四陽尚盛而九五居尊得位雖當陰長之時然二陰尚微而六二處下應五蓋君子猶在於位而其朋尚盛小人新進勢猶不敵尚知順應於君

子而未敢肆其惡故幾微君子雖已知其可遯之時然勢尚可為則又未忍決然舍去而必於遯且欲與時消息盡力匡扶以行其道則雖當遯之時而亦有可享之道也雖有可享之道然終從陰長之時小人之朋日漸以盛苟一裁之以正則小人將無所容○而大肆其惡是將以救敝而反速之亂矣故君子又當委曲周旋修敗補罅積小防微以陰扶正道使不至於速亂程子所謂致力於未極之間強此之衰艱彼之進圖其暫安者是乃小利貞之謂矣夫當遯之時道在於遯則遯其身



晉

以亨其道。道猶可亨，則亨其遯以行於時。非時中之聖，與時消息者，不能與於此也。故曰：遯之時義大矣哉。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日之體本無不明也，故謂之大明。有時而不明者，入於地則不明矣。心之德本無不明也，故謂之明德。有時而不明者，蔽於私也。去其私無不明矣。日之出地，日自出也。天無與焉。君子之明，明德自明之也。人無所與焉。自昭也者，自去其私欲之蔽而已。

初陰居下，當進之始。上與四應，有晉如之象。然四意方

晉

自求進，不暇與初為援。故又有見摧之象。當此之時，苟能以正自守，則可以獲吉。蓋當進身之始，德業未著，忠誠未顯。上之人豈能遽相孚信，使其以上之未信而遂汲汲於求知，則將有失身枉道之恥。懷憤用智之非，而悔咎之來必矣。故當寬裕雍容，安處於正，則德久而自孚。誠積而自感，又何咎之有乎。蓋初雖晉如，而終不失其吉者，以能獨行其正也。雖不見信於上，然以寬裕自處，則可以無咎者，以其始進在下，而未嘗受命當職任也。使其已當職任，不信於上，而優裕廢弛，將不免於曠



官之責其能以無咎乎。時邁十五句。武王初克商。巡守諸侯。朝會祭告之樂歌。言我不敢自逸。而以時巡行諸侯之邦。我勤民如此。天其以我爲子乎。今以我巡行之事占之。是天之實有以右序夫我有周矣。何者。我之巡行諸侯。所以興廢舉墜。削有罪黜不職者。亦聊以警動震發其委靡頹惰者耳。而四方諸侯莫不警懼修省。敦薄立懦而興起。夫維新之政。至於懷柔百神。而河之深廣。嶽之崇高。莫不感格焉。則信乎天之以我爲王。而于以君臨夫天下矣。于是

我其宣明昭布。我有周之典章。于以式序在位之諸侯。我其戢斂夫干戈弓矢。以偃夫武功。我其旁求懿德之士。陳布於中國。以敷夫文德。則亦信乎可以爲王。而能保有上天右序我有周之命矣。執競十四句。言武王持其自強不息之心。其功烈之盛。天下旣莫得而強之矣。成康繼之。其德亦若是其顯。而復爲上帝之所皇焉。夫繼武王之後。蓋難乎其爲德也。然自成康之相繼爲君。而其德愈益彰明。則於武王無競之烈。爲有光而成康誠可謂善繼矣。今我以三王之



功德作之於樂。以祈感格。而果能降福之多。且大若此。我其可不反身修德。而思有以成之乎。我能反身修德。而威儀之反。則可享神之福。既醉既飽。而三王之所福我者。益將反覆而無窮矣。此蓋祭武王成王康王之詩也。思文八句。言思文后稷其德真可以配上天矣。蓋凡使我烝民之得以粒食者。莫非爾后稷之德之所建也。斯固后稷之德矣。然來牟之種。非天不生。則是來牟之貽我者。實由上帝。以此命之后稷。而使之徧養夫天下。是以天下之民。皆有所養。而得以復其常道。則后稷之

德固亦莫非上天之德也。此蓋郊祀后稷以配天之詩。故頌后稷之德。而卒歸之於天云。

臣工十五句。戒農官之詩。言嗟爾司農之臣工。當各敬爾在公之事。今王以治農之成法。賜汝汝宜來咨來度。而敬承毋怠也。因并呼農官之屬。而總詔之曰。嗟爾保介。當茲暮春之月。牟麥在田。而百穀未播。蓋農工之暇也。汝亦何所爲乎。因問汝所治之新田。其牟麥亦如何哉。夫牟麥之茂盛。皆上帝之明賜也。牟麥漸熟。則行將受上帝之明賜矣。上帝有是明賜。爾苟惰農自安。是不



克靈承而泯上帝之賜矣。爾尙永力爾田以昭明上帝之賜。務底於豐年有成可也。然則爾亦烏可謂茲農工之尙遠而遂一無所事乎。汝當命爾眾農乘茲閒暇預修播種之事。以具乃田器。奄忽之間。又將艾麥而興東作矣。暮春周正建寅之月。夏之正月也。有瞽十三句。言有瞽有瞽。在周之廷。而樂工就列矣。設業設虞。崇牙樹羽。應田縣鼓。鞀磬祝圉。而樂器具陳矣。樂器旣以備陳。於是眾樂乃奏。而簫管之屬亦皆備舉矣。由是樂聲之嗶嗶。其整密麗肅者。莫非至敬之所寓。

而雍容暢達者。莫非至和之所宣。其肅雝和鳴如此。是以幽有以感乎神。而先祖是聽。明有以感乎人。而我客來觀厥成者。蓋武王功成作樂。使非繼述之孝。真無愧於文考。固無以致先祖之格。而非其盛德之至。伐紂救民之舉。真有以順乎天。應乎人。而於湯有光焉。其亦何以能使亡國者之子孫。永觀厥成。而略無忌嫉之心乎。此蓋始作樂而合於祖廟之詩。

與滁陽諸生并問荅語

諸生之在滁者。吾心未嘗一日而忘之。然而闕焉無一



字之往非簡也不欲以世俗無益之談徒往復為也有  
志者雖吾無一字固朝夕如面也其無志者蓋對面千  
里況千里之外盈尺之牘乎孟生歸聊寓此於有志者  
然不盡列名且為無志者諱其因是而尚能興起也  
或患思慮紛襍不能強禁絕陽明子曰紛襍思慮亦強  
禁絕不得只就思慮萌動處省察克治到天理精明後  
有箇物各付物的意思自然靜專無紛襍之念大學所  
謂知止而後有定也

德洪曰滁陽為師講學首地四方弟子從遊日眾嘉  
靖癸丑秋太僕少卿呂子懷復聚徒於師祠洪往遊

宋

焉見同門高年有能道師遺事者當時師懲末俗卑  
汚引接學者多就高明一路以救時弊既後漸有流  
入空虛為脫落新奇之論在金陵時已心切憂焉故  
居贛則教學者存天理去人欲致省察克治實功而  
征濂藩之後專發致良知宗旨則益明切簡易矣茲  
見滁中子弟尚多能道靜坐中光景洪與呂子相論  
致良知之學無閒於動靜則相慶以為新得是書孟  
源伯生得之金陵時聞滁士有身背斯學者故書中  
多憤激之辭後附問答語豈亦因靜坐  
頑空而不修省察克治之功者發耶

家書墨跡四首

四書墨跡先師肩子正億得之書  
櫃中裝製卷册手澤燦然每篇乞

洪跋  
其後

一與克彰太叔

克彰號石川師之族叔祖也聽講  
就弟子列退坐私室行家人禮

別久缺奉狀得詩見邇來進修之益雖中間詞意未盡

宛



純瑩而大致加於時人一等矣。願且玩心高明涵泳義理。務在反身而誠。毋急於立論飾辭。將有外馳之病。所云善念纔生。惡念又在者。亦足以見實嘗用力。但於此處。須加猛省。胡爲而若此也。無乃習氣所纏耶。自俗儒之說行。學者惟事口耳講習。不復知有反身克己之道。今欲反身克己。而猶狃於口耳講誦之事。固宜其有所牽縛而弗能進矣。夫惡念者。習氣也。善念者。本性也。本性爲習氣所汨者。由於志之不立也。故凡學者爲習所移。氣所勝。則惟務痛懲其志。久則志亦漸立。志立而習

氣漸消。學本於立志。志立而學問之功。已過半矣。此守仁邇來所新得者。願毋輕擲。若初往年亦常有意左屈。當時不暇與之論。至今缺然。若初誠美質。得遂退休。與若初了夙心。當亦有日。見時爲致此意。務相砥勵。以臻有成也。人行遽不一。

惡念者。習氣也。善念者。本性也。本性爲習所勝。氣所汨者。志不立也。痛懲其志。使習氣消而本性復。學問之功也。噫。此吾師明訓昭昭。告太叔者。告吾人也可。深省也。夫德洪爲億弟書。



二與徐仲仁

仲仁卽曰仁師之妹婿也

北行倉率不及細話別後日聽捷音繼得鄉錄知秋戰未利吾子年方英妙此亦未足深憾惟宜修德積學以求大成尋常一第固非僕之所望也家君舍眾論而擇子所以擇子者實有在於眾論之外子宜勉之勿謂隱微可欺而有放心勿謂聰明可恃而有怠志養心莫善於義理爲學莫要於精專毋爲習俗所移毋爲物誘所引求古聖賢而師法之切莫以斯言爲迂闊也昔在張時敏先生時令叔在學聰明蓋一時然而竟無所成者

蕩心害之也去高明而就污下念慮之間顧豈不易哉斯誠往事之鑒雖吾子質美而<sup>字子天</sup>溘萬無是事然亦不可以不慎也意欲吾子來此讀書恐未能遂離侍下且未敢言此俟後便再議所不避其切切爲吾子言者幸加熟念其親愛之情自有所不能已也

海日翁爲女擇配人謂曰仁聰明不逮於其叔海日翁舍其叔而妻曰仁既後其叔果以蕩心自敗曰仁卒成師門之大儒噫聰明不足恃而學問之功不可誣也哉德洪跋



三上海翁書

寓吉安男王守仁百拜書上父親大人膝下江省之變昨遣來隆歸報大略想已如此時寧王尙留省城未敢遠出蓋慮男之搗其虛躡其後也男處所調兵亦稍稍聚集忠義之風日以奮揚觀天道人事此賊不久斷成擒矣昨彼遣人賫檄至欲遂斬其使柰賫檄人乃參政季敬此人平日善士又其勢亦出於不得已姑免其死械繫之已發兵至豐城諸處分布相機而動所慮京師遙遠一時題奏無由卽達命將出師緩不及事爲可

憂爾男之欲歸已非一日急急圖此已兩年今竟陷身於難人臣之義至此豈復容苟逃幸脫惟俟命師之至然後敢申前懇俟事勢稍定然後敢決意馳歸爾伏望大人陪萬保愛諸弟必能勉盡孝養旦暮切勿以不孝男爲念天苟憫男一念血誠得全首領歸拜膝下當必有日矣因聞巡檢便草此臨書慌憤不知所云七月初二日

右吾師逢盜濠之變上父海日翁第二書也自豐城聞變與幕士定興兵之策恐翁不知爲賊所襲卽日



遺家人閒道趨越。至是發兵於吉安。復爲是報。慰翁心也。且自稱姓者。別疑也。嘗聞幕士龍光云。時師聞變。返風回舟。濠追兵將及。師欲易舟潛遯。顧夫人諸公子正憲在舟。夫人手提劍。別師曰。公速去。毋爲妾母子憂。脫有急。吾恃此以自衛爾。及退還吉安。將發兵。命積薪圍公署。戒守者曰。儻前報不利。卽舉火。爇公署。時鄒謙之在中軍。聞之。亦取其夫人來。吉城同誓。國難人勸。海日翁移家避讎。翁曰。吾兒以孤旅急君上之難。吾爲國舊臣。願先去。以爲民望耶。遂

與有司定守城之策。而自密爲之防。噫。吾師於君臣父子夫婦之間。一家感遇若此。至今人傳忠義凜凜。是書正億得於故紙堆中。讀之愴然如身值其時。晨夕展卷。如侍對親顏。嘉靖壬子。海夷寇黃巖。全城煨燼時。正億遊北雍。內子黃哀惶奔亡。不攜他物。而獨抱木主圖像以行。是卷亦幸無恙。噫。豈正億平時孝感所積。抑吾師精誠感通先時。身離患難。而一墨之遺。神明有以護之耶。後世子孫。受而讀之。其知所重也哉。德洪拜手跋。



四嶺南寄正憲男

初到江西。因聞姚公已在賓州進兵。恐我到彼。則三司及各領兵官。未免出來迎接。反致阻撓其事。是以遲遲。其行意欲俟彼成功。然後往。彼公同與之一處。十一月初七。始過梅嶺。乃聞姚公在彼。以兵少之故。尙未敢發。哨以是只得晝夜兼程而行。今日已度三水。去梧州已不遠。再四五日可到矣。途中皆平安。只是咳嗽尙未全愈。然亦不爲大患。書到可卽告祖母。汝諸叔知之。皆不必掛念。家中凡百。皆只依我戒諭而行。魏廷豹。錢德洪。

王汝中。當不負所託。汝宜親近敬信。如就芝蘭可也。廿二叔。忠信好學。攜汝讀書。必能切勵。汝不審近日。亦有少進益否。聰兒邇來眠食如何。凡百只宜謹聽。魏廷豹指教。不可輕信奶婆之類。至囑至囑。一應租稅帳目。自宜上緊。須不俟我丁寧。我今國事在身。豈復能記念家事。汝輩自宜體悉。勉勵。方是佳子弟。爾十一月望。正億初名聰師之命名也。嘉靖壬辰秋。依其舅氏黃久菴。寓留都。值時相更名于朝。責洪爲文告師。請更今名。當時問眠食如何。今正億壯且立。男女森列。



矣。噫！吾何以不負師託乎？方今四方講會日殷，相與出求同志，研究師旨，以成師門未盡之志，庶乎可以慰遺靈於地下。爾是在二子嘉靖丁巳端陽日，門人錢德洪百拜，跋于天真精舍之傳經樓。

贛州書示四姪正思等

近聞爾曹學業有進，有司考校，獲居前列，吾聞之喜而不寐。此是家門好消息，繼吾書香者，在爾輩矣。勉之，勉之。吾非徒望爾輩，但取青紫，榮身肥家，如世俗所尚，以誇市井小兒。爾輩須以仁禮存心，以孝弟爲本，以聖賢

自期，務在光前裕後，斯可矣。吾惟幼而失學，無行無師友之助，迨今中年，未有所成。爾輩當鑒吾既往，及時勉力，毋又自貽他日之悔，如吾今日也。習俗移人，如油漬麪，雖賢者不免。況爾曹初學小子，能無溺乎？然惟痛懲深創，乃爲善變。昔人云：脫去凡近，以遊高明。此言良足以警小子識之。吾嘗有立志說，與爾十叔，爾輩可從鈔錄一通，置之几間，時一省覽，亦足以發方。雖傳於庸醫藥，可療夫眞病。爾曹勿謂爾伯父只尋常人爾。其言未必足法，又勿謂其言雖似有理，亦只是一場迂闊之談。



全書卷二十一 系一  
非我輩急務。苟如是。吾末如之何矣。讀書講學。此最吾所宿好。今雖干戈擾攘中。四方有來學者。吾亦未嘗拒之。所恨牢落塵網。未能脫身而歸。今幸盜賊稍平。以塞責求退。歸臥林閒。攜爾曹朝夕切磋砥礪。吾何樂如之。偶便先示爾等。爾等勉焉。毋虛吾望。正德丁丑四月三十日。

又與克彰太叔

日來德業想益進修。但當茲末俗。其於規切警勵。恐亦未免有羣雌孤雄之歎。如何。印弟凡劣。極知有勞心力。

聞其近來稍有轉移。亦有足喜。所貴乎。師者。涵育薰陶。不言而喻。蓋不誠。未有能動者也。於此亦可以驗已德。因便布此言。不盡意。

正月廿六日。得旨。令守仁與總兵各官解囚。至留都。行及蕪湖。復得旨。回江西。撫定軍民。皆聖意有在。無他足慮也。家中凡百安心。不宜爲人搖惑。但當嚴緝家眾。掃除門庭。清靜儉樸。以自守。謙虛卑下。以待人。盡其在我而已。此外無庸慮也。正憲輩狂穉。望以此意曉諭之。近得書。聞老父稍失調。心極憂苦。老年之人。只宜



以宴樂戲遊爲事。一切家務皆當屏置。亦望時時以此開勸家門之幸也。至祝至祝。事稍定。卽當先報歸期。家中凡百全仗訓飭。照管不一。自守精誠。以資人壽。老父瘡疾不能歸侍。日夜苦切。眞所謂欲濟無梁。欲飛無翼。近來誠到。知漸平復。始得稍慰。早晚更望。太叔寬解。怡悅其心。聞此時尙居喪次。令人驚駭。憂惶衰年之人。妻孥子孫。日夜侍奉承直。尙恐居處或有未盡。豈有復堪孤疾勞苦。如此之理。就使悉遵先王禮制。則七十者亦惟衰麻在身。飲酒食肉。處於內宴。飲從於遊。可

也。況今七十五歲之人。乃尙爾熒熒獨苦。若此。妻孥子孫。何以自安乎。若使祖母在冥冥之中。知得如此。哀毀如此。孤苦將何如爲心。老年之人。獨不爲子孫愛念乎。況於禮制。亦自過甚。使人不可以繼。在賢知者。亦當俯就。切望懇懇。勸解。必須入內安歇。使下人亦好早晚服事。時嘗遊嬉宴樂。快適性情。以調養天和。此便自爲子孫造無窮之福。此等言語。爲子者不敢直致。惟望太叔爲我委曲開譬。要在必從而後已。千萬千萬。至懇至懇。正憲讀書。一切舉業功名等事。皆非所望。但惟教



之以孝弟而已。來誠還草草不盡。  
太祖母岑太夫人百歲考終時海日翁壽七十有五矣。  
尤熒熒苦塊哀毀踰制師十二失恃鞠於祖母在贛。  
屢乞終養弗遂至是聞訃已不勝痛割。又聞海日翁。  
居喪之戚將何以為情。欲濟無梁欲飛無翼。讀之令。  
人失涕。師之學發明同體萬物之旨使人自得其性。  
故於人義天常無不懇至而居常處變神化妙應以。  
成天下之務可由此出其道可以通諸萬世而無弊。  
者。得其道之中也。錄此可以想見其槩德洪跋。

寄正憲男手墨二卷

正憲字仲肅師繼子也嘉靖丁亥師起征思田正億方二

齡託家政于魏子廷豹使飭家眾以字盾子託正  
憲于洪與汝中使切磨學問以飭內外廷途所寄  
音問當軍旅控惚之時猶字畫遒勁訓戒明切至  
今讀之宛然若示嚴範師沒後越庚申鄒子謙之  
陳子惟濬來自懷玉奠師墓于蘭亭正憲攜卷請  
題其後噫今二子與正憲俱為泉下人矣而斯卷  
獨存正憲年十四襲師錦衣廕喜正億生遂辭職  
出就科試即其平生生鄒子所謂授簡不忘夫子於  
昭之靈實寵嘉之其  
無愧于斯言矣乎

即日舟已過嚴灘足瘡尚未愈然亦漸輕減矣家中事  
凡百與魏廷豹相計議而行讀書敦行是所至囑內外  
之防須嚴門禁一應賓客來往及諸童僕出入悉依所

廷天 豹下三格天



留告示不得少有更改。四官尤要戒飲博。專心理家事。保一謹實可託。不得聽人哄誘。有所改動。我至前途更有書報也。

舟過臨江。五鼓與叔謙遇於途次。燈下草此報汝知之。沿途皆平安。咳嗽尙未已。然亦不大作。廣中事頗急。只得連夜速進。南贛亦不能久留矣。汝在家中。凡宜從戒諭而行。讀書執禮。日進高明。乃吾之望。魏廷豹此時想在家家眾。悉宜遵廷豹教訓。汝宜躬率身先之。書至。汝即可報祖母諸叔。況我沿途平安。凡百想能體悉我意。

鈴束下人。謹守禮法。皆不俟吾喋喋也。廷豹德洪汝中及諸同志親友。皆可致此意。近兩得汝書。知家中大小平安。且汝自言能守吾訓戒。不敢違越。果如所言。吾無憂矣。凡百家事及大小童僕。皆須聽魏廷豹斷決而行。近聞守度頗不遵信。致牴牾廷豹。未論其間是非曲直。只是抵牾廷豹。便已大不是矣。繼聞其遊蕩奢縱如故。想亦終難化導。試問他畢竟如何。乃可。宜自思之。守悌叔書來云。汝欲出應試。但汝本領未備。恐成虛願。汝近來學業所進。吾不知。汝自量



度而行。吾不阻汝，亦不强汝也。德洪汝中及諸直諒高明，凡肯勉汝以德義，規汝以過失者，汝宜時時親就。汝若能如魚之於水，不能須臾而離，則不及人不爲憂矣。吾平生講學，只是致良知三字。仁，人心也。良知之誠愛，惻怛處，便是仁。無誠愛惻怛之心，亦無良知可致矣。汝於此處宜加猛省。家中凡事，不暇一一細及。汝果能敬守訓戒，吾亦不必一一細及也。餘姚諸叔父昆弟，皆以吾言告之。前月曾遣舍人任銳寄書，晉天麻此時當已發回。若未發回，可將江西巡撫時奏報批行稿簿一冊，其計

十四本，封固付本舍帶來。我今已至平南縣，此去田州漸近。田州之事，我承姚公之後，或者可以因人成事。但他處事務似此者尚多，恐一置身其間，一時未易解脫耳。汝在家凡百務，宜守我戒諭，學做好人。德洪汝中輩須時時親近，請教求益。聰兒已託魏廷豹時常一看。廷豹忠信君子，當能不負所託。但家眾或有桀驁不肯遵奉其約束者，汝須相與痛加懲治。我歸來日，斷不輕恕。汝可早晚常以此意戒飭之。廿二弟近來砥礪如何？守度近來修省如何？保一近來管事如何？保三近來改過



如何王祥等早晚照管如何王禎不遠出否此等事我方有國事在身安能分念及此瑣瑣家務汝等自宜體我之意謹守禮法不致累我懷抱乃可耳

東廓鄒守益曰先師陽明夫子家書二卷嗣子正憲仲肅甫什襲藏之益趨天真奠蘭亭獲觀焉喜曰是能授簡不忘矣書中讀書敦行日進高明鈐束下人謹守禮法及切磋道義請益求教互相夾持接引來學真是一善一藥至吾平日講學只是致良知三字仁人心也良知之誠愛惻怛處便是仁無誠愛惻怛亦無良知可致是以繼志述事望吾仲肅也仲肅日孳孳焉進而書紳退而服膺則大慰吾黨愛助之懷而夫子於昭之靈實寵嘉之

又

去歲十二月廿六日始抵南寧因見各夷皆有向化之誠乃盡散甲兵示以生路至正月廿六日各夷果皆投戈釋甲自縛歸降凡七萬餘眾地方幸已平定是皆朝廷好生之德感格上下神武不殺之威潛孚默運以能致此在我一家則亦祖宗德澤陰庇得無殺戮之慘



以免覆敗之患。俟處置略定，便當上疏乞歸，相見之期漸可卜矣。家中自老奶奶以下，想皆平安。今聞此信，益可以免勞掛念。我有地方重寄，豈能復顧家事。弟輩與正憲只照依我所留戒諭之言，時時與德洪汝中輩切磋道義，吾復何慮。餘姚諸弟姪書到，咸報知之。

八月廿七日，南寧起程。九月初七日，已抵廣城。病勢今亦漸平復，但咳嗽終未能脫體耳。養病本，北上已二月餘，不久當得報，即踰嶺東下，則抵家漸可計日矣。書至，即可上白祖母知之。近聞汝從汝諸叔諸兄皆在杭城，就試科第之事，吾豈敢必於汝得。汝立志向上，則亦有足喜也。汝叔汝兄今年利鈍如何，想旬月後，此間可以得報。其時吾亦可以發舟矣。因山陰林掌教歸，便冗冗中寫此與汝知之。

我至廣城已踰半月，因咳嗽兼水瀉，未免再將息。旬月候養病，疏命下，即發舟歸矣。家事亦不暇言，只要戒飭家人大小，俱要謙謹小心。餘姚八弟等事，近日不知如何耳。在京有進本者，議論甚傳播，徒取快讒賊之口，此何等時節，而可如此。兄弟子姪中，不肯略體息，正所謂



操戈入室助仇爲寇者也。可恨可痛。兼因謝姨夫回。便草草報平安。書至即可奉白老奶奶及汝叔輩知之。錢德洪王汝中及書院諸同志皆可上覆。德洪汝中亦須上緊進京。不宜太遲滯。

近因地方事已平靖。遂動思歸之懷。念及家事。乃有許多不滿人意處。守度奢淫如舊。非但不當重託。兼亦自取敗壞。戒之戒之。尙期速改可也。寶一勤勞亦有可取。只是見小欲速。想福分淺薄之故。但能改創亦可。寶三長惡不悛。斷已難留。須急急遣回餘姚。別求生理。有容

留者。卽是同惡相濟之人。宜并逐之。來貴奸情。略無改悔。終須逐出來。隆來价不知近來幹辦何如。須痛自改省。但看同輩中有能真心替我管事者。我亦何嘗不知。添福添定王三等輩。只是終日營營。不知爲誰經理。試自思之。添保尙不改過。歸來仍須痛治。只有書童一人。實心爲家。不顧毀譽利害。真可愛。念使我家有十箇書童。我事皆有託矣。來瑣亦老實可託。只是太執戇。又聽婦言不長進。王祥王禎務要替我盡心管事。但有闕失。皆汝二人之罪。俱要拱聽魏先生教戒。不聽者責之。



明水陳九川曰。此先師廣西家書。付正憲仲肅者也。中間無非戒諭家人。謹守素訓。至致良知三字。乃先師平素教人不倦者。云誠愛惻怛之心。卽是致良知。此晚年所以告門人者。僅見一二於全集中。至爲緊要。乃於家書中及之。可見先師之所以丁寧告戒者。無異於得力之門人矣。仲肅宜世襲之。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二十六終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二十七

續編二 書

與郭善甫

朱生至。得手書備悉。善甫相念之懇切。苟心同志。協工夫不懈。雖隔千里。不異几席。又何必朝夕相與一堂之上。而爲後快耶。來書所問數節。楊仁夫去。適禪事方畢。親友紛至。未暇細荅。然致知格物之說。善甫已得其端緒。但於此涵泳深厚。諸如數說。將沛然融釋。有不俟於他人之言者矣。荒歲道路多阻。且不必遠涉。須稍收稔。



然後乘興一來不縷縷

寄楊仕德

臨別數語極奮勵區區聞之亦悚然有警歸途又往西樵一過所進當益不同矣此時已抵家大抵忘己逐物虛內事外是近來學者時行症候仕德既已看破此病早晚自不廢藥石康節云與其病後能服藥不若病前能自防此切喻愛身者自當無所不用其極也病疎疏至今未得報此間相聚日眾最可喜但如仕德謙之既遠去而惟乾復多病又以接濟乏人為苦爾尙謙度未能遽出仕德明春之約果能不爽不獨區區之望尤諸同遊之切望也

與顧惟賢

聞有枉顧之意傾望甚切繼聞有夾剿之事蓋我獨賢勞自昔而然矣此間上游南康諸賊幸已掃蕩渠魁悉已授首回軍且半月以湖廣之故留兵守隘而已奏捷捷須湖廣略有次第然後舉朱守忠聞在對哨有面會之圖此亦一奇遇近得甘泉書已與叔賢同往西樵令人想企不能一日處此矣承示既飽不必問其所食之物



全書二十一 經義二  
此語誠有病。已不能記當時所指。恐亦爲世之專務辨論講說而不求深造自得者說。故其語意之間。不無抑揚太過。雖然苟誠知求飽。將必五穀是資。鄙意所重。蓋以責夫不能誠心求飽者。故遂不覺其言之過激。亦猶養之未至也。凡言意所不能達。多假於譬喻。以意逆志。是爲得之。若必拘文泥象。則雖聖人之言。且亦不能無病。況於吾儕。學未有至。詞意之間。本已不能無弊者。何足異乎。今時學者大患。不能立懇切之志。故鄙意專以責志立誠爲重。同志者亦觀其大意之所在。斯可矣。惟

賢謂有所疑而未解。正如饑者之求食。若一日不食。則一日不飽。誠哉是言。果能如饑者之求飽。安能一日而不食。又安能屏棄五穀。而食畫餅者乎。此亦可以不言而喻矣。承示爲益已多。友朋切磋之職。不敢言謝。何時遇甘泉。更出此一正之。

閩廣之役。偶幸了事。皆諸君之功。區區蓋坐享其成者。但閩寇雖平。而虔南之寇。乃數倍於閩。善後之圖。尙未知所出。野人歸興空切。不知知己者亦嘗爲念及此否也。日仁近方告病。與二三友去。畊雪上。雪上之謀。實始



於陸澄氏。陸與潮人薛侃皆來南都從學。二子並佳士。今皆舉進士。未免又失卻地主矣。向在南都相與者。曰仁之外。尚有太常博士馬明衡。兵部主事黃宗明。見素之子林達。有御史陳傑。舉人蔡宗克。饒文璧之屬。蔡今亦舉進士。其時凡二三十人。日覺有相長之益。今來索居。不覺漸成放倒。可畏。可畏。閒中有見。不妨寫寄。庶亦有所警發也。甘泉此時已報滿。叔賢聞且束裝。曾相見否。霍渭先亦美質。可與言。見時皆爲致意。

要文一

致意來行

乎。顧剽賊皆長惡怙終。其間脅從者無幾。朝撤兵而暮聚黨。若是者亦屢屢矣。誅之則不可勝誅。又恐以其患遺諸後人。惟賢謂政教之不行。風俗之不美。以至於此。豈不信然。然此膏肓之疾。吾其旬日之間。可奈何哉。故今三省連累之賊。非殺之爲難。而處之爲難。非處之爲難。而處之者能久於其道之爲難也。賤軀以多病之故。日夜冀了此塞責而去。不欲復以其罪累後來之人。故猶不免於意必之私。未忍一日舍置。嗟乎。我躬不閱。遑恤我後。盡其力之所能爲。今其大勢亦幸底定。如其禮



樂以俟君子而已。數日前已還軍贛州。風毒大作。壅腫坐卧。恐自此遂成廢人。行且告休。入還草草復承喻。用兵之難。非獨曲盡利害。足以開近議之惑。其所以致私愛於僕者。尤非淺也。愧感愧感。但龍川羣盜爲南贛患。歲無虛月。剿捕之命屢下。所以未敢輕動。正亦恐如惟賢所云耳。雖今榔桂夾攻之舉亦甚。非鄙意所欲。况龍川乎。夏間嘗具一疏。頗上其事。以湖廣奉有成命。遂付空言。今錄去。一目鄙心可知矣。湖廣夾攻爲備已久。榔桂之賊爲湖廣兵勢所迫。四出攻掠。南贛日夜爲備。今始稍稍支持。然廣東以府江之役。尙未調集。必待三省齊發。復恐老師費財。欲視其緩急。以次漸舉。蓋桂東上游之賊。湖廣與江西夾攻。廣東無與也。昌樂乳源之賊。廣東與湖廣夾持。江西無與也。龍川之賊。江西與廣東夾攻。湖廣無與也。事雖一體。而其間賊情地勢。自不相及。若先舉桂東上游。候廣東兵集。然後舉乳源諸處。末乃及於龍川。似亦可以節力省費。而易爲功。不知諸公之見。又何如耳。所云龍川亦止泖頭一巢。蓋環巢數邑被害。已極人之痛憤。勢所不容已也。



來論謂得書之後前疑渙然冰釋幸甚幸甚學不如此  
只是一場說話非所謂盈科而後進成章而後達也又  
自謂終夜思之如污汚泥在面而不能即去果如污汚泥在  
面有不能即去者乎幸甚幸甚自來南贛平生益友離  
羣索居切磋之間不聞近日始有薛進士輩一二人自  
北來稍稍各有砥礪又以討賊事急今屯兵澗頭且半  
月矣澗頭賊首池大鬢等二十餘人悉已授首漏網者  
甲從一二輩其餘固可略也狼兵利害相半若調猶未  
至且可已之此間所用皆機快之屬雖不能如狼兵之

犀利且易驅策就約束聞乳源諸賊已平蕩可喜湖兵  
四哨不下數萬所獲不滿二千始得子月朔日會剿依  
期而往彼反以先期見責所謂文移時出侵語誠有之  
此舉本渠所倡今所俘獲反不能多意有未愜而憤激  
至此不足為怪澗頭巢穴九雖已破蕩然須建一縣治以  
控制之庶可永絕嘯聚之患已檄贛惠二知府會議可  
否高見且以為何如南贛大患惟桶岡橫水澗頭三大  
賊幸皆以次削平年來歸思極切所恨風波漂蕩茫無  
涯涘乃今幸有灣泊之機知已當亦為吾喜也乳源各



此書載正錄卷之二與陳國英之前

冗天

鑿上空闕一字

處克捷有兩廣之報區區不敢冒捷然亦且須題知事畢之日須備始末知之

近得甘泉叔賢書知二君議論既合自此吾黨之學廓

然同途無復疑異矣喜幸不可言承喻日來進修警省

不懈尤足以慰傾望此閒朋友亦集亦頗有奮起者但

惟鄙人尙疾相仍精氣日耗兼之淹滯風塵中未遂脫

屣林下相與專心講習正如俳優場中奏雅縱復音調

盡協終不免於劇戲耳乞休疏已四上鑾輿近聞且南

幸以瘡疾暫止每一奏事輒往復三四月此番倘得遂

至春初矣而止

中議論也

可善處也

請亦須冬盡春初矣後山應援之說審度事勢亦不必

然但奉有詔旨不得不一行此亦公文體面如此聞

彼中議論頗不齊惟賢何以備見示區區庶可善處也

近得省城及南都諸公書報云卽日初十日聖駕北

還且云頭船已發不勝喜躍賤恙亦遂頓減此宗社

之福天下之幸人臣之至願何喜何慰如之但區區之

心猶懷隱憂或恐須及霜降以後冬至以前方有的實

消息其時賤恙當亦平復卽可放舟東下與諸君一議

地方事遂圖歸計耳聞永豐新淦白沙一帶皆被流劫



該道守巡官皆宜急出督捕非但安靖地方亦可乘此機會整頓兵馬以預備他變今恐事勢昭彰驚動遠近且不行文書至即可與各守巡備道區區之意即時一出勿更遲遲輕忽坐視思抑歸興近卻如何若必不可已俟回鑾信的徐圖之未晚也

近得江西策問深用警惕然自反而縮固有舉世非之而不顧者矣其敢因是遂靡然自弛耶耶易曰知至至之知至者知也至之者致知也此知行之所以合一也若後世致知之說止說得一知字不曾說得致字此知行

所以二也病發荼苦之人已絕口人間事念相知之篤輒復一及

北行不及一面甚闕久別之懷承寄慈湖文集客尤未能徧觀通來喻欲摘其尤粹者再圖翻刻甚喜但古人言論自各有見語脈牽連互有發越今欲就其中以己意刪節之似亦甚有不易莫若盡存以俟具眼者自加分別所云超捷良如高見今亦但當論其言之是與不是不當逆觀者之致疑反使吾心昭明洞達之見有所揜覆而不盡也尊意以爲何如



與當道書

江省之變。大略具奏內。此人逆謀。已非一日。久而未發。蓋其心懷兩圖。是以遲疑未決。抑亦慮生之躡其後也。近聞生將赴閩。必經其地。已視生爲几上肉矣。賴朝廷之威靈。諸老先生之德庇。竟獲脫身虎口。所恨兵力寡弱。不能有爲爾。南贛舊嘗屯兵四千。朝有警而夕可發。近爲戶部。必欲奏革商稅糧餉。無所取給。故遂放散。未三月而有此變。復欲召集。非數月不能。亦且空然無資矣。世事之相撓阻。每每如此。亦何望乎。今亦一面號

召忠義。取調各縣機快。且先遣疲弱之卒。張布聲勢於豐城諸處。牽躡其後。夫奪其魄。彼果遲疑而未進。若再留半月。南都必已有備。彼一離窠穴。生將奮搗其虛。使之進不得前。退無所據。勤王之師。又四面漸集。必成擒矣。此生憶料若此。切望諸老先生。急賜議處。速遣能將。將重兵。聲罪而南。以絕其北窺之望。飛召各省。急興勤王之師。此人兇殘忌刻。世所未有。使其得志。天下無遺類矣。諒在廟堂。必有成算。區區愚誠。亦不敢不竭盡。生病疲尪。僅存餘息。近者入閩。已具本乞休。必不得已。且



全書二十一  
綱目二  
九  
容歸省不意忽遭此變本非生之責任但闔省無一官  
見在人情渙散洶洶震搖使無一人牽制其閒彼得安  
意順流而下萬一南都無備將必失守彼又分兵四掠  
十三郡之民素劫於積威必向風而靡如此則湖湘閩  
浙皆不能保及事聞朝廷大兵南下彼之奸計漸成  
破之難矣以是遂忍死暫留於此徒以空言收拾散亡  
感激忠義日望命帥之來生得以與疾還越死且瞑目  
伏惟諸老先生鑒其血誠必賜保全勿遂竭其力所不  
能窮其智所不及以爲出身任事者之戒幸甚幸甚

以爲夾行

與汪節夫書

足下數及吾門求一言之益足知好學勤勤之意人有  
言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今之學者須先有篤  
實爲己之心然後可以論學不然則紛紜口耳講說徒  
足以爲爲人之資而已僕之不欲多言者非有所靳實  
無可言耳以足下之勤勤下問使誠益勵其篤實爲己  
之志歸而求之有餘師矣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  
我未見力不足者足下勉之道南之說明道實因龜山  
南歸蓋亦一時之言道豈有南北乎凡論古人得失莫



非爲己之學。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尙友也。果能有所得於尙友之實。又何以斯錄爲哉。節夫姑務爲己之實。無復往年務外近名之病。所得必已多矣。此事尙在所緩也。凡作文惟務道其心中之實。達意而止。不必過求雕刻。所謂修辭立誠者也。

寄張世文

執謙枉問之意甚盛。相與數月。無能爲一字之益。乃今又將遠別矣。愧負愧負。今時友朋美質不無。而有志者絕少。謂聖賢不復可冀。所視以爲準的者。不過建功名。

炫耀一時。以駭愚夫俗子之觀聽。嗚呼。此身可以爲堯舜。參天地。而自期若此。不亦可哀也乎。故區區於友朋中。每以立志爲說。亦知往往有厭其煩者。然卒不能舍是。而別有所先。誠以學不立志。如植木無根。生意將無從發端矣。自古及今。有志而無成者。則有之。未有無志而能有成者也。遠別無以爲贈。復申其立志之說。賢者不以爲迂。庶勤勤執謙枉問之盛心。爲不虛矣。

陽明先生

與王晉溪司馬書

第一書

伏惟明公德學政事高一世。守仁晚進。雖未獲親炙。而

此等書在丁丑己卯之間  
載正錄五(八十九)  
明公上月廿七字(另抄)



私淑之心已非一日。乃者承乏鴻臚，自以迂腐多疾，無復可用於世，思得退歸田野，苟存餘息。乃蒙大賢君子不遺葑菲，拔置重地，適承前官謝病之後，地方亦復多事，遂不敢固以疾辭。已於正月十六日抵贛，扶疾蒞任。雖感恩圖報之心，無不欲盡，而精力智慮有所不及，恐不免終為薦舉之累耳。伏惟仁人君子，器使曲成，責人以其所可勉，而不強人以其所不能，則守仁羈鳥故林之想必將有日可遂矣。因遣官詣闕陳謝敬附申謝私於門下，伏冀尊照不備。

恩圖提行

闕陳提行

守仁近因鞏賊大修戰具，遠近勾結，將遂乘虛而入。乃先其未發，分兵揜撲，雖斬獲未盡，然克全師而歸，賊巢積聚亦為一空。此皆老先生申明律例，將士稍知用命，以克有此。不然以南贛素無紀律之兵，見賊不奔亦已難矣。況敢暮夜撲剿，奮呼追擊，功雖不多，其在南贛則實創見之事矣。伏望老先生特加勸賞，使自此益加激勵，幸甚。今各巢奔潰之賊，皆聚橫水桶岡之間，與榔桂諸賊接境，生恐其勢窮，或并力復出。且天氣炎毒，兵難深入，遠攻乃分留重卒於金坑營前，扼其要害，示以必



攻之勢使之旦夕防守不遑他圖又潛遣人於已破各  
 巢山谷間多張疑兵使既潰之賊不敢復還舊巢聊且  
 與之牽持候秋氣漸涼各處調兵稍集更圖後舉惟望  
 老先生授之以成妙之算假之以專一之權明之以賞  
 罰之典生雖庸劣無能為役敢不鞭策駑鈍以期無負  
 推舉之盛心秋冬之間地方苟幸無事得以歸全病喘  
 於林下老先生肉骨生死之恩生當何如為報耶正暑  
 伏惟為國為道自重不宣

前月奏捷人去曾瀆短啟計已達門下守仁才劣任重

第三書

要

捷

告

策

為國直接

大懼覆餗為薦揚之累近者南贛盜賊雖外若稍定其  
 實譬之疽癰但未潰決至其惡毒則固日深月積將漸  
 不可瘳治生等固庸醫又無藥石之備不過從旁撫摩  
 調護以紓目前自非老先生發鍼下砭指示方藥安敢  
 輕措其手冀百一之成前者申明賞罰之請固來求鍼  
 砭於門下不知老先生肯賜俯從卒授起死回生之方  
 否也近得輦中消息云將大舉乘虛入廣蓋兩廣之兵  
 近日皆聚府江生等恐其聲東擊西亦已密切布置將  
 為先事之圖但其事隱而未露未敢顯言於朝然又

於朝直接



不敢不以聞於門下。且聞府江不久班師，則其謀亦將自阻。大抵南贛兵力極爲空疎，近日稍加募選訓練，始得三千之數。然而糧賞之資，則又百未有措。若夾攻之舉果行，則其勢尤爲窘迫。欲稱貸於他省，則他省各有軍旅之費，欲加賦於貧民，則貧民又有從盜之虞。惟贛州雖有鹽稅一事，邇來既奉戶部明文停止，但官府雖有禁止之名，而奸豪實竊私通之利。又鹽利下通於三府，皆民情所深願，而官府稍取其什一，亦商人所悅從。用是輒因官僚之議，仍舊抽放，蓋事機窘迫，勢不得已。

然亦不加賦而財足，不擾民而事辦。比之他圖，固猶計之得者也。今特具以聞奏，伏望老先生曲賜扶持，使軍事得賴此以濟，實亦地方生靈之幸。生等得免於失機誤事之誅，其爲感幸尤深且大矣。自非老先生體國憂民之至，何敢每事控聒若此。伏冀垂照，不具。生於前月二十日，地方偶獲微功，已於是月初二日具本聞奏。差人既發，始領部咨知夾攻，已有成命。前者嘗具兩可之奏，不敢專主夾攻者，誠以前此三省嘗爲是舉，乃往復勘議，動經歲月，形跡顯暴，事未及舉，而賊

本開直接

以開直接



已奔竄大半。今老先生略去繁文之擾，行以實心，斷以大義一決而定。機速事果，則夾攻之舉固亦未嘗不善也。凡敗軍債事，皆緣政出多門，每行一事，既稟巡撫復稟鎮守，復稟巡按，往返需遲之間，謀慮既泄，事機已去。昨睹老先生所議，謂閩外兵權貴在專委，征伐事宜切忌遙制，且復除去總制之名，使各省事有專責，不令掣肘，致相推託，真可謂一洗近年瑣屑牽擾之弊。非有大公無我之心，發強剛毅者，孰能與於斯矣。廟堂之上，得如老先生者為之，張主人亦孰不樂為之用乎。幸甚幸甚。

甚。今各賊巢穴之近江西者，蓋已焚毀大半，但擒斬不多，徒黨尚盛。其在廣東湖廣者，猶有三分之一。若平日相機揜撲，則賊勢分而兵力可省。今欲大舉賊，且并力合勢，非有一倍之眾，未可輕議攻圍。況南贛之兵素稱疲弱，見賊而奔，乃其長技。廣湖所用皆土官狼兵，賊所素畏。夾攻之日，勢必偏潰。江西今欲請調狼兵以當其鋒，非惟慮其所過殘掠，兼恐緩不及事。生近以漳南之役，親見上杭程鄉兩處機快頗亦可用，且在撫屬之內，故今特調二縣各一千名，并湊南贛新集起倩，共為一



萬二千之數。若以軍法五攻之例，必須三省合兵十萬。而後可。但南贛糧餉無措，不得已而從減省。若此，伏望老先生特賜允可。若更少損其數，斷然力不足以支寇矣。腐儒小生素不習兵，勉強當事，惟恐覆公之餽。伏惟老先生憫其不逮，教以方略，使得有所持循，幸甚幸甚。守仁始至贛，即因閩寇猖獗，遂往督兵。故前者瀆奉謝啟，極爲草略。迄今以爲罪閩寇之始，亦不甚多大。軍既集，乃連絡四面而起，幾不可支。今者偶獲成功，皆賴廟堂德威成算，不然且不免於罪累矣。幸甚。守仁腐儒小

第五書

字格一字

生實非可用之才。蓋未承南贛之乏，已嘗告病求退。後以託疾避難之嫌，遂不敢固請。勉至此，實恐得罪於道德。負薦舉之盛心耳。伏惟終賜指教，而曲成之。幸甚幸甚。今閩寇雖平，而南贛之寇又數倍於閩。且地連四省，事權不一，兼之。敕旨又有不與民事之說。故雖虛擁巡撫之名，而其實號令之所及，止於贛州一城。然且尙多牴牾。是亦非皆有司者敢於違抗之罪。事勢使然也。今爲南贛止，可因仍坐視，稍欲舉動，便有掣肘。守仁竊以南贛之巡撫，可無特設，止存兵備，而統於兩廣之

字格一字



總制庶幾事體可以歸一。不然則江西之巡撫雖三省之務，尚有牽礙。而南贛之事，猶可自專。一應軍馬錢糧，皆得通融裁處。而預為之所，猶勝於今之巡撫。無事則開雙眼以坐視，有事則空兩手以待人也。夫弭盜所以安民，而安民者弭盜之本。今責之以弭盜，而使無與于民，猶專以藥石攻病，而不復問其飲食調適之宜，病有日增而已矣。今巡撫之改革事體，關係或非一人私議之間，便可更定。惟有申明賞罰，猶可以稍重任使之權。而因以略舉其職，故今輒有是奏。伏惟特賜採擇施行。

右

則非獨生一人，得以稍追罪戮。地方之困，亦可以少蘇矣。非恃道誼深愛，何敢冒瀆及此。萬冀鑒恕，不宣。  
即日伏惟經綸邦政之暇，台候萬福。守仁學徒慕古識乏，周時謬膺簡用，懼弗負荷。祇命以來，推尋釀寇之由，率因姑息之弊。所敢陳請，實恃知己。乃蒙天聽，並賜允從。蕃錫寵石，恩與至重。是非執事器使，曲成獎飾，接引何以得此。守仁無似，敢不勉奮庸劣。遵稟成略，冀收微効。以上答聖眷。且報所自乎。茲當發師，匆遽陳謝。伏惟台照不備。外具用兵事宜一通。極

知事狂妄伏冀曲賜採擇并垂恕察幸甚幸甚

聖眷程行

並賜從蕃名恩直接

陳請直接

命以提行

上



生惟君子之於天下非知善言之為難而能用善言之為難舜在深山之中與木石居鹿豕遊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舜亦何以異於人哉至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沛然若決江河莫之能禦然後見其與世之人相去甚遠耳今天下知謀才辯之士其所思慮謀猷亦無以大相遠者然多蔽而不知或雖知而不能用或雖用而不相決雷同附和求其的然真見其孰為可行孰為不可行孰為似迂而實切孰為似是而實非斷然施之於用如神醫之用藥寒暑虛實惟意所投而莫不

有以曲中其機此非有明睿之資正大之學剛直之氣其孰能與於此若此者豈惟後世之所難能雖古之名世大臣蓋亦未之多聞也守仁每誦明公之所論奏見其洞察之明剛果之斷妙應無方之知燦然剖析之有條而正大光明之學凜然理義之莫犯未嘗不拱手起誦歆仰歎服自其識事以來見世之名公巨卿負盛望於當代者其所論列在尋常亦有可觀至於當大疑臨大利害得喪毀譽眩瞶於前力不能正即依違兩可揜覆文飾以幸無事求其卓然之見浩然之氣沛然之詞

詹



如明公之片言者無有矣。在其平時，明公雖已自有以異於人，人固猶若無以大異者。必至於是，而後見其相去之甚遠也。守仁耻素為佞詞以諛人，若明公者，古之所謂社稷大臣，負王佐之才，臨大節而不可奪者，非明公其誰歟？守仁後進迂劣，何幸辱在驅策之末，奉令承教，以効其尺寸。所謂駑駘遇伯樂，而獲進於百里，其為感幸何如哉！邇者龍川之役，亦幸了事，窮本推原，厥功所自，已略具於奏末，不敢復縷縷所恨福薄之人，難與成功。雖仰賴方略，僥倖塞責，而病患日深，已成廢棄。昨日

乞休疏入，輒嘗恃愛，控其懇切之情，日夜瞻望，允報伏惟明公終始曲成，使得稍慰老父衰病之懷，而百歲祖母亦獲一見為訣，死生骨肉之恩，生當何如為報耶！情隘詞迫，乞冀矜亮，死罪死罪。

近領部咨，見老先生之於守仁，可謂心無不盡，而凡其平日見於論奏之間者，亦已無一言之不酬。雖上公之爵萬戶侯之封，不能加於此矣。自度鄙劣，何以克堪，感激之私，中心藏之，不能以言謝。然守仁之所以隱忍扶疾，身被鋒鏑，出百死一生，以赴地方之急者，亦豈苟圖



曲成使得保全首領歸延餘息於林下免致覆餗為大賢君子知人之珩生死骨肉當何如孟報耶情隘詞迫伏祇矜宥幸甚幸甚奏稿三通奉讀

旌賞希階級之榮而已哉誠感老先生之知愛期無負於薦揚之言不愧稱知己於天下而已矣今雖不能大建奇偉之績以仰答知遇亦幸苟無撓敗戮辱遺繆舉之羞於門下則守仁之罪責亦已少塞而志願亦可以無大憾矣復何求哉復何求哉伏惟老先生愛人以德器使曲成不責人以其所不備不强人以其所不能則凡才薄福疴羸疾廢如某者庶可以遂其骸骨之請矣乞休疏待報已三月尙杳未有聞歸魂飛越夕不能旦伏望憫其迫切之情早賜允可是所謂生死而肉骨者

廢當為瘞

也感德當何如耶

輒有私梗仰恃知愛敢以控陳近日三省用兵之費廣湖兩省皆不下十餘萬生處所乞止於三萬實皆分毫扣算不敢稍存贏餘已蒙老先生洞察其隱極力扶持盡賜准允後戶部復見沮抑以故昨者進兵之際凡百皆臨期那借屑奏殊為窘急賴老先生指授幸而兩月之內偶克成功不然決致敗事矣此雖已遂之事然生必欲一鳴其情者竊恐因此遂誤他日事耳又南贛盜賊巢穴雖幸破蕩而漏殄殘黨難保必無兼之地連四

承正下五欄文



懶天

省深山盤谷逃流之民不時嘯聚輒採民情議於橫水  
大寨請建縣治為久安之圖乘閒經營已略有次第守  
仁迂疎病懶於凡勞役之事實有不堪但籌度事勢有  
不得不然者是以不敢以病軀欲歸之故閉遏其事而  
不可聞苟幸目前之塞責而已也伏惟老先生并賜裁  
度施行幸甚

守仁不肖過蒙薦獎終始曲成言無不行請無不得既  
假以賞罰之權復委以提督之任授之方略指其迷謬  
是以前南贛數十年桀驁難攻之賊兩月之內掃蕩無遺

第十二書

第九書

是豈驚劣若守仁者之所能哉昔人有言追獲獸兔功  
狗也發縱指示功人也守仁賴明公之發縱指示不但  
得免於撓敗之戮而又且與於追獲獸兔之功感恩懷  
德未知此生何以為報也因奏捷人去先布下懇俟兵  
事稍閒尚當具啟修謝伏惟為國為道自重不宣外奏稿揭帖奉呈  
邇者南贛盜賊遂獲底定實皆老先生定議授算以克  
有此生輩不過遵守奉行而已何功之有而敢冒受  
重賞乎伏惟老先生橐籥元和含洪無迹乃欲歸功於  
生物物惟不自知其生之所自焉爾苟知其生之所自

捷  
外奏稿揭帖奉呈



其敢自以為功乎。是自絕其生也。已拜命之餘。不勝慚懼。輒具本辭免。非敢苟為遜避。實其中心有不自安者。陞官則已過甚。又加之廕子。若之何其能當之。負且乘。致寇至。生非無貪得之心。切懼寇之將至也。伏惟老先。生鑒其不敢自安之誠。特賜允可。使得仍以原職致事而去。是乃所以曲成而保全之也。感刻當何如哉。瀆冒尊威。死罪死罪。

憂危之際。不敢數奉起居。然此心未嘗一日不在門墻也。事窮勢極。臣子至此。惟有痛哭流涕而已。可如何哉。

生前者屢乞省葬。蓋猶有隱忍苟全之望。今既未可得。

得

以微罪去歸田里。即大幸矣。素蒙知愛之深。敢有虛妄。

神明誅殛。惟鑒其哀懇。特賜曲成。生死肉骨之感也。地

方事決。知無能為。已閉門息念。袖手待盡矣。惟是苦痛

切膚。未免復為一控。亦聊以盡吾心焉。爾臨啟悲愴。不

知所云。奏稿二通。瀆覽。

自去冬。畏途多沮。遂不敢數數奉啟。感刻之情。無由一

達。繆劣多忤。尚獲曲全。非老先生何以得此。中心藏之。

何日忘之。誦此而已。何能圖報哉。江西之民困苦已極。



其間情狀計已傳聞無俟復喋今騷求既未有艾錢糧  
又不得免其變可立待去歲首爲控奏既未蒙旨繼  
爲申請又不得達今茲事窮勢極只得冒罪復請伏望  
憫地方之塗炭爲朝廷深憂遠慮得與速免以救燃  
眉幸甚幸甚生之乞歸省葬去秋已蒙賊平來說之  
旨冬底復請至今未奉允報生之汲汲爲此非獨情  
事苦切亦欲因此稍避怨嫉素蒙老先生道誼骨肉之  
愛無所不至於此獨忍不一舉手投足爲生全之地乎  
今地方事殘破憊極其間宜修舉者百端去歲嘗繆申

△另提行

奉允直接

一二奏皆中途被沮而歸繼是而後遂以形迹之嫌不  
敢復有所建白兼賤恙日疴瘠又以父老憂危致疾之  
故神志恍恍終日如在夢寐中今雖復還省城不過閉  
門昏卧服藥喘息而已此外人事都不復省況能爲地  
方救災拯難有所裨益於時乎所以復有蠲租之請者  
正如夢中入被錐刺未能不知疼痛縱其手足撲療不  
及亦復一呻吟耳老先生幸憐其志哀其情速免征科  
以解地方之倒懸一允省葬之乞使生得歸全首領於  
牖下則闔省蒙更生之德生父子一家受骨肉之恩舉



懷奏稿三通讀覽  
又一通係去冬中途  
被沮者今仍令原  
舍資上惟老坐面賜  
尊裁可進先進之不  
可進已之恃深愛  
敢瀆冒至此死罪  
死罪附瀆輒有私  
梗云云(廿一)

第十三書  
第十五書

含刻於無涯矣昏懵情中控訴無敘臨啟不勝惶慄  
屢奉啟皆中途被沮無由上達幸其閒乃無一私語可  
以質諸鬼神自是遂不敢復具然此顛頓窘局苦切屈  
抑之情非筆舌可盡者必蒙憫照當不俟控籲而悉也  
日來嘔血飲食頓減潮熱夜作自計決非久於人世者  
望全始終之愛使得早還故鄉萬一苟延餘息生死肉  
骨之恩當何如圖報耶餘情張御史當亦能悉伏祈垂  
亮不備  
比兵部差官來賚示批札開諭勤倦佐亦隨至備傳垂

第十四書

未看嘉靖甲子吳百朋  
書抄

念之厚昔人有云公之知我勝於我之自知若公今日  
之愛生實乃勝於生之自愛也感報當何如哉明公一  
身係宗社安危持衡甫旬月略示舉動已足以大慰天  
下之望矣百凡起居尤望倍常慎密珍攝非獨守仁之  
私幸也佐且復北當有別啟差官回便輒先附謝伏惟  
台鑒不具歸省疏已蒙農成得蚤下一日舉家之感也懸切懸切  
與陸清伯書  
屢得書見清伯所以省愆罪己之意可謂真切懇到矣  
卽此便是清伯本然之良知凡人之爲不善者雖至於

百凡也



逆理亂常之極其本心之良知亦未有不自知者但不  
能致其本然之良知是以物有不格意有不誠而卒入  
於小人之歸故凡致知者致其本然之良知而已大學  
謂之致知格物在書謂之精一在中庸謂之慎獨在孟  
子謂之集義其工夫一也向在南都嘗謂清伯喫緊於  
此清伯亦自以為既知之矣近觀來書往往似尚未悟  
輒復贅此清伯更精思之大學古本一冊寄去時一覽  
近因同志之士多於此處不甚理會故序中特改數語  
有得便中寫知之季惟乾事善類所共冤望為委曲周

旋之。

與許台仲書

榮擢諫諫垣聞之喜而不寐非為台仲喜得此官為朝  
廷諫垣喜得台仲也孟子云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  
閒也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一正君而國定矣碌碌  
之士未論其言之若何苟言焉亦足尚矣若夫君子之  
志於學者必時然後言而後可又不專以敢言為貴也  
去惡先其甚者顛倒是非固已得罪於名教若搜羅瑣  
屑亦君子之所恥矣尊意以為何如向時格致之說近



來用工有得力處否若於此見得真切卽所謂一以貫之如前所云亦爲瑣瑣矣

吾子累然憂服之中顧勞垂念至勤賢卽以書幣遠及其何以當其何以當道不可須臾而離故學不須臾而閒居喪亦學也而喪者以荒迷自居言不能無荒迷爾學則不至於荒迷故曰喪事不敢不勉靈感之說爲流俗忘本者言也喜怒哀樂發皆中節之謂和哀亦有和焉發於至誠而無所乖戾之謂也夫過情非和也動氣

非和也。有意必於其閒。非和也。孺子終日啼而不啼。和之至也。知此則知居喪之學。固無所異於平居之學矣。聞吾子近日有過毀之憂。輒敢以是奉告。幸圖其所謂大孝者可也。

與林見素

執事孝友之行。淵博之學。俊偉之才。正大之氣。忠貞之節。某自弱冠從家君於京師。幸接比鄰。又獲與令弟相往復。其時固已熟聞習見。心悅而誠服矣。第以薄劣之資。未敢數數有請。其後執事德益盛。望益隆。功業益顯。

此書當係於壬午



全書二十一  
續編二  
地益遠。某企仰益切。雖欲忘其薄劣。一至君子之庭。以濡咳唾之餘。又益不可得矣。執事中遭讒嫉。退處邱園。天下之士。凡有知識。莫不爲之扼腕不平。思一致其勤。倦而況某素切向慕者。當如何爲心。願終歲奔走於山。夷海獠之區。力不任重。日不暇給。無由一申起居。徒時時於交游士夫間。竊執事之動履消息。皆以爲人不堪。其憂憤而執事處之恬然。從容禮樂之間。與平居無異。易所謂時困而德辨。身退而道亨。於執事見之矣。聖天子維新政化。復起執事。寄之股肱。誠以慰天下之望。

此蓋宗社生民之慶。不獨知游之幸善類之光而已也。正欲作一書略序其前後。傾企紆鬱未伸之懷。并致其歡欣慶忭之意。值時歸省老親。尤病交集。尙爾未能而區區一時僥倖之功。連年屈辱之志。乃蒙爲之申理。誘掖過情。而褒賞踰分。又特遣人馳報慰諭。此固執事平日與人爲善之素心。大公無我之盛節。顧淺陋卑劣。其將何以承之乎。感激惶悚。莫知攸措。使還尤劇。草草略布下悃。至於恩命之不敢當。厚德之未能謝者。尙容專人特啟。不具。



此書當系之於壬午

與楊遂庵

某之繆辱知愛。蓋非一朝一夕矣。自先君之始託交於門下。至於今且四十餘年。父子之間。受惠於不知。蒙施於無迹者。何可得而勝舉。就其顯然可述。不一而足者。則如先君之爲祖母乞葬祭也。則因而施及其祖考。某之承乏於南贛。而行事之難也。則因而改授以提督。其在廣會。征偶獲微功。而見詘於當事也。則竟違眾議而申之。其在西江。幸夷大憝。而見搆於權奸也。則委曲調護。既允全其身家。又因維新之詔。而特爲之表揚。暴白

於天下。力主非常之典。加以顯爵。其因便道而告乞歸省也。則既嘉允其奏。而復優之以存問。其頒封爵之典也。出非望之恩。而遂推及其三代。此不待人之請。不由有司之議。傍無一人可致纖毫之力。而獨出於執事之心者。恩德之深且厚也。如是受之者。宜何如爲報乎。夫人有德於己。而不知以報者。草木鳥獸也。櫟之樹。隨之蛇。尚有靈焉。人也。而顧草木鳥獸之弗若耶。顧無所可效其報者。惟中心藏之而已。中心藏之。而輒復言之。懼執事之謂其藐然若罔聞知。而遂以草木視之也。邇



者先君不幸大故有司以不肖孤方瑩然在疚謂其且無更生之望遂以葬祭贈諡為之代請頗為該部所抑而朝廷竟與之以葬祭是執事之心何所不容其厚哉乃今而復有無厭之乞雖亦其情之所不得已實恃知愛之篤遂徑其情而不復有所諱忌嫌沮是誠有類於藐然若罔聞知者矣事之顛末別具附啟惟執事始終其德而不以之為戮也然後敢舉而行之

與蕭子雍

繆妄迂疎多招物議乃其宜然每勞知己為之憂念不

平徒增悚赧耳荼毒未死之人此身已非已有況其外之毀譽得喪又敢與之乎哀痛稍蘇時與希淵一二友喘息於荒榛叢草間惴惴焉惟免於戮辱是幸他更無復願矣近惟教化大行已不負平時祝望知者不慮其不明而慮其過察果者不慮其無斷而慮其過嚴若夫尊德樂義激濁揚清以丕變陋習吾與昔人可無閒然矣盛价還草草無次

與德洪

大學或問數條非不願共學之士盡聞斯義顧恐藉寇

此書在丁亥見錄于大學問跋



笑人富強天

兵而賈盜糧是以未欲輕出且願諸公與海內同志口相授受俟其有風機之動然後刻之非晚也此意嘗與謙之面論當能相悉也江廣兩途須至杭城始決若從西道又得與謙之一話於金焦之間尤甚不及寫書幸轉致其略其德來果香不厭其無謂而願其盛烈者夫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二十七終



